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传说还是历史？

本周日“名人大讲堂”，听王巍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亲历记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是传说还是历史？中华文明如何起源、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这是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2002年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科研项目启动，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中华文明拥有5000多年灿若星河的历史。

7月10日下午3点30分，“名人大讲堂”如约而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首席专家、执行专家组组长王巍将来到成都博物馆，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亲历记，解读这一工程的主要成果和重要意义。

并非虚言

“中华五千年文明”获证实

王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到今年2月已从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



王巍（右）在三里堆工作。受访者供图

变化。他曾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殿区、安阳殷墟孝民屯铸铜作坊和居民区的大规模发掘以及陕西周原西周宗庙的发掘，并3次获得国家田野考古奖。自2012年至今，他大力推进中国考古“走出去”，先后担任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明铁佩古城发掘中方总领队、中国与中美洲洪都拉斯合作对玛雅文明核心遗址——科潘遗址发掘中方总领队、中国与埃及合作

对埃及新王国首都底比斯孟图神庙发掘的中方总领队。

王巍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主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

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环境背景、生业形态、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与机制、道路与特点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

经过20多个学科的400多位学者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证实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并非虚言。

“考古热”

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在王巍看来，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在于为解开历史的谜题提供新资料、新线索。“一个青年考古学家的一次偶然发现，就可能改写历史。”他说，无论是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屡屡登上热搜，还是北大“考古女孩”成为考古圈的“团宠”，“考古热”体现了一种社会进步。

“包括民众的关注度、媒体的宣传度、考古学家社会意识和责任感的增强，共同形成了‘考古热’的结果。”王巍说，这是一种好现象，“当民众对于考古的关注不再是简单的猎奇，而是认识到它作为一门科学，能够帮助民众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这是考古的意义所在。”

新闻多一点

“名人大讲堂”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承办，除了在线下邀请观众现场聆听之外，还开启了线上同步直播，让观众足不出户便能领略名家风采。自2018年11月正式开讲以来，已经成为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2022年，“名人大讲堂”全新升级，首次设置“主题季”，先后邀请著名考古学家齐东方、霍巍登台开讲。此次王巍讲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亲历记》，将会通过封面新闻APP进行网络同步直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林霄

施岙古稻田遗址考古领队王永磊：

“史前时代”的故事不好讲但魅力无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考古逐渐从“高冷”走向大众，吸引不少年轻人积极投身到考古事业中。2月底，浙江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大），并被列为“考古中国”重要成果。3月30日上午，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负责对施岙古稻田遗址进行详细介绍和陈述的年轻人，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施岙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永磊。

相比其他考古项目，大众为何对史前考古的了解相对较少？日前，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考古中国”报道组记者采访时，王永磊说：“这和史前考古自身性质有关，因为史前考古缺少系统的文字。”



王永磊在施岙古稻田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史前考古的障碍是缺少系统文字

2013年，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的王永磊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担任施岙古稻田遗址发掘领队前，他曾参与过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发掘。

相比其他考古项目，大众对史前考古的了解相对较少，王永磊认为，这和史前考古自身性质有关。他说：“史前考古很难讲故事，因为它缺乏具体的人。当然也有人试图把炎黄的一些传说故事对应到某个时代，但争议比较大。目前，史前考古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缺少系统文字。譬如良渚文化所代表的王国，我们知道它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

但却不知道这个王国的名字；知道它和别的王国发生过战争，但不知道是和谁打仗。这就导致讲述起来故事性非常差。”

王永磊透露，史前考古现在成果日新月异，但相关的史前通史著作较少。1999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出版，其中有一卷是3个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和张忠培写的《中国远古时代》，“这本书综合了1990年以前的一些考古成果。但在这本书出版后，就没有新的考古材料来写远古通史著作了。”

科技考古

为现在考古插上了“翅膀”

随着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深入使用，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推进，人类对史前时代的认识也更加清晰。“施岙古稻田环境变化较大，三期稻田中间基本都有淤积层。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环境的变化，海平面的上涨。我们在考古发掘研究时，除了考古知识外，用得最多的就是植物学和环境学知识。”王永磊说，现代考古挖掘分析，已不再单纯靠经验，“可以运用科学手段研究青铜器的成分，跟殷墟的青铜器成分有何区别和联系。有一个比喻很恰当：科技考古给现在考古插上了‘翅膀’。”

身处史前考古领域工作一线，王永磊深爱自己的工作，并从中获得滋养生命的养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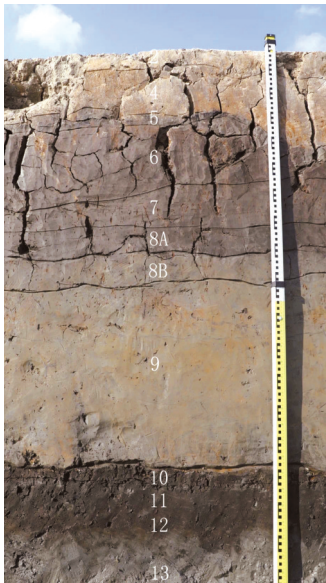
良渚古城遗址考古时，王永磊看到古城外面有一些水坝，离良渚古城的宫殿区有几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古人会想到把山口堵起来，水就不会淹到宫殿，这种设计非常精妙、智慧，这个设计者应该是当时这个国家最厉害的科学家了。这说明当时有一群人引领了技术的发展，引领了人类探索未知的方向。”他说。

工作日常就是与遥远的时空“面对面”打交道，天天打交道的都是动辄几千年以上的事儿，无形中让王永磊的眼界和心胸变得格外开阔，“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十分渺小。想到此，就不会特别纠结眼前的那些问题了。”

王永磊坦言，要投身一线基层考古，需要耐得住寂寞，“考古是一个很枯燥的工作，除了最后出成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挖地’。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时刻注意辨认，因为考古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所以我经常给同事说，我们一定要万分认真，必须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做这个工作。”



扫码看
考古中国专题



施岙古稻田不同年代地层局部。